

美英澳搞核扩散是倒行逆施的危险行为

国际锐评

当地时间9月15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专门讨论了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问题。这是机构成员国第四次协商一致决定以单独正式议题形式进行讨论,挫败了美英澳暗箱操作强推“合同过会”的图谋。会上,中方历数了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的“七大问题”,有理有据地将它们倒行逆施搞核扩散的危险行为和罪证公之于众,得到机构成员国的普遍呼应。

一年前的同一天,美英澳不顾全世界的反对,执意组建“奥库斯”小圈子,核心计划是美英将协助澳建造至少8艘核潜艇。为此澳方撕毁了与法国签订的价值900亿澳元的12艘常

规动力潜艇合同,被法国人痛斥“背信弃义”“是骗子”。

一年来,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和反对。许多分析人士指出,三国合作涉及的核武器材料转让本质上是核扩散,对全球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澳大利亚研究国际与安全事务项目主任贝姆认为,长远看奥库斯“可能会增加核战争的风险”。埃塞俄比亚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梅拉库将三国核潜艇合作比作“打开新的‘潘多拉魔盒’”,指出这将刺激一些国家搞核军备竞赛,最终搅动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

美英澳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理应履行防扩散义务,核潜艇合作必须要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授权。

面对国际社会的谴责与反对,三国置若罔闻,不择手段地强行推进。中方这次列出的“七大问题”就揭穿了它们的伎俩以及搞核扩散的本质。

总体看,这些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混淆视听,通过偷换概念来极力淡化搞核扩散的“原罪”;一类是政治绑架,企图胁迫机构秘书处、利用机构总干事来“洗白”。

先看第一类。比如在8月份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上,美英澳提交了所谓“在奥库斯伙伴关系下开展合作”的工作文件,试图用“海军动力堆”当借口掩盖核扩散本质,把核武器材料非法转让包装成合法无害的行为,误导国际社会。

再看第二类。为了强推“合同过会”,美英澳绕开机构全体成员、擅自同机构秘书处谈判,企图胁迫秘书处提出豁免三国核潜艇合作的保障监督方案,然后凭借自己在理事会的票数优势来强行通过。同时,三国还利用总干事发布内容片面的误导性报告,为核扩散行径背书。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相关条约,秘书处和总干事也只能按照成员国的授权行事。像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这种事,只有作为主权国家的成员国才能决定。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王群近日接受采访时打了个比方:就像银行不能自己处理黑钱一样,它没有这个执法能力,当然更不能为来路不明的黑钱“洗白”。美英澳

三国另起炉灶,实际是在机构内部搞分裂。

玩文字游戏也好,搞暗箱操作也罢,美英澳掩盖不了倒行逆施搞核扩散的“原罪”。有分析报告指出,美英两国核潜艇反应堆目前均使用丰度超过90%的武器级高浓缩铀,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它们向澳转让的核材料也将是武器级高浓缩铀。而据国际军控专家估计,这些转让的武器级核材料可用来制造多达64枚至80枚核武器。可见,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是明目张胆的核扩散行径,性质恶劣、危害严重。

与此同时,美英澳小圈子的“双标”作派也遭到国际社会强烈批评。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不久前刊文说,“奥库斯”合作暴露了华盛顿的双重标准,即允许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却对伊朗核计划采取强硬立场。此外,美国一边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边连续退出《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重大军控条约,公然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谁是世界和平的破坏者、国际规则的搅局者?不言而喻。

当今世界动荡不安,核扩散的风险正在上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甚至发出警告,人类与核武器毁灭世界之间只隔了“一个误解”或“一个误判”。维护核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美英澳小圈子倒行逆施想把“核共享”祸水引入亚太,国际社会绝不会坐视不管。

德博市是“适于儿童之城”吗?



本报评论员:余凡

多年来,妇女与儿童部(PPA)总为全国各县市颁发“适于儿童之城”(Kota Layak Anak)的荣誉证书。以此推动各县市加大对儿童的保护、关照及栽培,因为儿童就是国家未来的希望。而县长大多以能获得“儿童之城”奖状为荣,其中包括离首都不远的德博市。

因德博市(Depok)叔妈惹耶区(Sukmajaya)发生一起父亲玷污10岁亲生女的事件,遭各界人士抨击,被媒体热议。因此,妇女与儿童部长娘玛(I Gusti Ayu Bintang Darmawati)于3月1日宣称,对于德博市“儿童之城”的提名将重新进行评估。“那是当然的,我们将重新进行审视。”“今天下午我们会到德博市了解实情,为受害者争取公平。”

德博市之前已连续4年荣获妇女与儿童部颁发的高级(Nindya)“儿童之城”称号。部长表明这次对德博市的重新审核,是为了避免、遏制玷污儿童的丑闻反复发生。“将来,我们不只是像消防队那样在事情发生后才尽力灭火;应该在上游截断针对儿童的犯罪根源,预防性侵犯儿童的事态继续恶化,那是十分重要的。”部长显然明白“儿童之城”的内涵。

但是,《罗盘网》去年12月1日报道,德博市检察长(Kejari)昆佐罗(Sri Kumcoro)于11月底宣称,“在德博市,最近几个月来,针对儿童的性侵害案件不断上升,差不多每个月我必不断处置性侵害案,这是必需重视的。”以往,检察院常面对的是有关毒品及盗窃方面的案件。儿童性侵害事件的案犯有个人、有群体,各种各样,比以往猖狂多了。

德博市检察院情报科长安迪(Andi Rio R.Rahmatu)无担忧地以书面说明:“2021年德博市检察院接到43份涉及侵犯儿童权益的调查通知(SPDP)。”其中有31份通知书是9月底之前发生的案件。“在11月份就发生9起儿童被性侵事件,比之前高出许多。”

不过,德博市保护儿童及家庭局长讷喜(Nessi Annisa Handari)表示,市政府已督促各村里长(RW)加强家庭自卫能力,希望能预防并压制性侵害事件的发生。并派心理专家辅导家长,避免儿童遭受性侵,祝愿这项措施顺利进行。但她也不否认,德博市的儿童性侵害案不断加剧,她说:“我们做了很多预防儿童被性侵的工作,成立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工作组。”

《时代网》于去年12月31日报道,德博市警察局长依姆兰(Imran Edwin Siregar)警官对媒体表态:“是的,对儿童的暴力及性侵事件有所增多。”根据该警局刑侦科的资料,2020年接到报案的有125起,到了2021年,针对儿童的罪案增至134起。而很多案例是家长的疏忽大意,让女孩到一些辅导老师家里补习,被刚好独居的“教师”有机可乘。

《讲坛网》今年3月4日消息,德博市保护儿童及家庭局长讷喜说:“2020年资料显示,有31名儿童遭受性侵。”而2021年的儿童性侵害案增长高达68人。让人备感遗憾的是,进行性侵犯的大多是受害者所熟悉的人,“一些是亲属,在家里或被骗到外面犯案。”因此,很多民众很快做出预测,即每年有数十名儿童受害的德博,今年恐怕不能入选了吧?

不料,《时代网》(TEMPO.CO)于7月24日报道,德博又顺利获得2022年度高级(Nindya)“儿童之城”奖章。部长表示,对全国312个县

市进行客观的观察评估后,有8个县市获特优(Utama)“适于儿童之城”称号,6个县市获颁高级(Nindya)荣誉,117个县市被赐予中级(Madya)奖状,还有161个县市取得“儿童之城”初级(Pratama)奖状。

德博市副市长依德里斯(Mohammad Idris)于7月23日表态,为德博市能连续5次获颁高级“儿童之城”称号感到欣慰和自豪,并希望明年能升级为特优级“儿童之城”。德博市妇女儿童及家庭计划局(DP3AP2KB)局长讷喜说,近年来市里大力推动的“儿童友善学校”(Sekolah ramah anak)计划,希望能在德博所有学校实现,为明年取得更高的奖章。

众所周知,德博市是福利公正党(PKS)的中心重镇,该党偏离国家“殊途同归”建国路线,善于蛊惑煽动民情、偷梁换柱的宣传,被不少法学者所诟病。而经全国调查的十个“不宽容城市”(Intoleran)中,德博市竟然名列前茅,其次是班达亚齐(Banda Aceh),第三是芝勒功(Cilegon);福利公正党掌政的苏西省(Sumbar)几个县市也榜上有名。

著名政论员鲁迪(Rudi S. Kamri)在其“民族儿女渠道”(KAB)说,发生多起性侵犯儿童事件、“不宽容”劣绩的德博市,竟能连续5年获得“儿童之城”(KLA)奖状?他质疑部长不要只看表面亮丽、刻意雕琢的报告资料,而不调查实际情况,让舆论及民众难以接受。

妇女与儿童部(PPPA)官网9月14日称,儿童权益厅(PHA)副厅长莉妮(Rini Handayani)辩解,全国县市每年“儿童之城”的评估审核需要通过24道指标程序,Nindya级必须在千分中取得701至800积分;但对鲁迪的提问没有作出明确答复,民众只好静观后变。

重温《教师歌》

■ 棉兰:采田水

今年的八月中秋节,恰逢是教师节,网上好多网友的感言、文章、诗句等,很多都是赞美老师们的。

还记得六七十年代棉兰的学校,每班级的学生人数大约48位,小学生每天只上四节课,可能是老师想让学生利用好课余时间,学生每天都有作业,抄写中文、印尼文、算术等等。课间休息时,我们到贩卖部买食物,经过老师们的办公室,都会见到老师们利用这段时间改作业,从窗外往内看一堆堆蓝色的簿子摆在老师桌上,这些作业簿数量都是一百本以上的。

小学五年级,我参加高泉锦老师在甘地街妇女会所二楼开设的乐理课,老师那时刚完成了“教师歌”的创作,就以这首歌

为例子,分析、解释旋律与和弦的进行等乐理知识。

我只记得这首歌的第一段,第一节至第四节的歌词,最近向棉兰的老友要了这首歌谱。她用手机拍了简讯寄来,可是有些模糊,我边读边打字,突然歌词间仿佛映出一幅画面,当年老师们的教学身影一一浮现在眼前。

那时候,老师们的年龄大约是在20—30岁之间,有的还是刚毕业的,充满青春活力及理想。老师们就如歌词所述,负起使命,挑起重荷,献出青春,献出力量,辛勤栽培好花朵。两袖清风,一张书桌,清茶淡饭过生活。虽然生活清苦,他们默默地耕耘,为教育下一代而努力。

现今老师们老的老了,走的也走了,可他们教导我们处世为人,灌输我们知识,功不可没,我们牢记老师们的教诲,也感恩老师们无私的付出,循循善诱,点点滴滴在心头。

附上《教师歌》的歌词:
改好卷子,备好功课,
准备明天好上课;
认真教学,努力工作,
日日辛苦算什么。
我爱学生,学生爱我,
相亲相爱快乐多;
满园桃李,处处笙歌,
前程光明又壮阔。
不求虚名,不图享乐,
站稳岗位来工作;
两袖清风,一张书桌,
清茶淡饭过生活。
心如朝日,忠如江河,
要把旧世界冲击破;
负起使命,挑起重荷,
燃起时代的烈火。
为了人群,为了祖国,
辛勤栽培好花朵;
献出青春,献出力量,
艰苦的路上长奔波。
为了人群,为了祖国,
辛勤栽培好花朵;
献出生命,
一生愿唱教师歌。

没有掌声的一首歌(闪小说)

■ 雅加达:苏歌

小马交了一个居住在下游河畔小镇的女朋友。

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两镇的交通来往只能靠水路,唯借鱼雁传书来互诉情衷。可能是他的女友对异地恋感到厌倦,也可能是另有更合适的对象,发来的最后一封信里,只有寥寥几个字:“我们分手吧!”

不久,恰逢友人结婚请客,小马带着失意落寞的心情去赴宴。

当年流行早婚,大多是在自家里举办婚礼,向互助社借来桌椅,把家里当作礼堂,在大厅排成两三行,一般宾客也不太多,大约六七十人,大家面对面坐着闲聊,一边品尝桌子上的茶水、瓜果、点心等。

小马一看座位都快坐满了,随意找了个空位坐下,打量四周,惊见前女友就坐在前头隔两排,没想到她也从下游

赶来参加婚宴,四目相对的一刹那,无比尴尬!

小马心头乱成一团,新人的致辞,说了些什么,他都没听进心里。接下来的来宾点唱,唱些什么歌,也没留意。当时婚宴的余兴节目,是新人先献唱,然后点名,点到谁就唱,唱过的再点下一位,没有音响伴奏,都是清唱。

小马思绪乱纷纷,突然间听到有人点他的名字,有点慌张地站了起来,电光火石间,脑海里浮现出一首正流行的

情歌《教我认识你》,虽然还不熟练,但张口就唱:“我不恨你,我不恨你,我不恨你……”他边唱边盯着前女友,她只是默默地低着头不看他,来宾们大都知道他们的故事,为之嗟叹。

平时唱歌经常忘词的小马,那一次竟然把三段歌词完整无缺地唱完,当他用略带哽咽的声音致意:“谢谢大家!”全场鸦雀无声!

那是小马唱过的,没有掌声的唯一一首歌曲!

勿忘九一八

巴厘:夏之云

倭奴践踏我河山,杀戮南京万众惨。
大地神州烽火起,家亡国破愤何堪。
三光政策滔天罪,八载抗争灭寇蛮。
威武不屈碧血胆,前行砥砺把责担。

印度尼西亚中医协会的成立

1974年底,为了方便管理雅加达中医师的行医事务,雅加达卫生局局长赫尔曼·苏西洛(Herman Susilo)建议在雅加达成立中医师团体组织。当时担任雅加达中药商联合会(Persatuan Pedagang Obat-obatan Tionghoa Jakarta)主席游宏厚先生和周崇辉先生联络雅加达的一些中医师,如游绍宽、夏列祖和黄联山等开始筹备。

1975年3月6日,印尼雅加达中医协会(Jakarta Naturopatis Indonesia)成立。这是自1965年印尼“九三零事件”以来,第一个获印尼政府立案注册的华族民间团体。当时会员仅有125名。印尼雅加达中医协会,印尼文为Jakarta Naturopatis Indonesia。汉语译文为:印尼自然疗法协会。

成立时,协会借用中药商联合会的大楼作为办事处,并开设中医诊所和免费为病人诊治。在那里的驻诊的有廖益修医师和叶均明医师。后来还有多名医师曾在那里驻诊。1977年,当廖益修医师

担任主席时,为了方便开展业务,开始筹建协会大楼。1979年,协会在雅加达的哈奄武禄路(Jalan Hayam Wuruk)购买了一栋三层楼房作为办公楼。办公楼的顶层用作礼堂和总理事务的办公室;二楼为秘书处和教室;一楼为诊疗所。

印尼雅加达中医协会成立后,就立即获得雅加达卫生局的认可,比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中医药界更早获得合法地位。医师获得“临时中医准证”(Surat Izin Sementara Sinshe),继而发给“中医工作准证”(Surat Izin Kerja Sinshe)和如今的“传统医疗准证”(Surat Izin Pengobatan Tradisional)。自1978年后,印尼雅加达中医协会每年都组织中医执业许可考试。起初考点设在卫生部,1980年9月至今,考点设在印尼雅加达中医协会的新办公大楼内。不管是会员或非会员,来自雅加达或其他地区,均可参加考试。考试内容包包括理论和临床,各考一天。卫生部职员负责监考。考试通过者可以向卫生局申请执

中医和中药(6)

李金龙(LEE KIM LEONG)

业准证。1985年8月,曾大勇(Zeng Da Yong)担任印尼雅加达中医协会主席时,有意扩大该协会使之成为全国性组织。这计划获得万隆中医协会(Ikatan Sinshe dan Akupunkturis,简称I.S.A.)主席沈居易的鼎力支持与配合。后来在1986年11月28日,万隆中医协会改名为印尼中医协会西爪哇分会(Ikatan Naturopatis Indonesia Cabang Jawa Barat)。中爪哇省的三宝壟,经过多方磋商,由林志新为首的十多位中医师于1986年3月16日成立了印尼中医协会中爪哇分会(Ikatan Naturopatis Indonesia cabang Jawa Tengah)。其他地区也相继成立分会:泗水(1986年3月16日)、坤甸(1986年8月24日)、棉兰(1986年9月1日)、万隆(1986年9月28日)、望加锡(1987年3月8日)、巨港(1989

年12月21日)和巴东(1990年1月8日)。

1986年9月27日,印尼的七个分会代表(当时巨港分会和巴东分会仍未成立)在印尼成立了印尼中医协会总理事会(Badan Pengurus Pusat Ikatan Naturopatis Indonesia),或简称印尼中医协会(Ikatan Naturopatis Indonesia,简称IKNI)。曾大勇被选为第一届总主席。该协会已正式在印尼内政部和卫生部登记在册,并被认为是最公开的印尼传统专业机构(包括中医、针灸、推拿、骨伤科),可进行传统医药的相关活动。

印尼中医协会成立以来,医师执业必须获得印尼中医协会的推荐并提请检察院和卫生部的。在获得这两个部门的注册后,医师才可挂牌照和执业。这在印尼各省有效使用,雅加达除外。在雅



印尼中医协会为习经院提供社会服务

加达,医师执业必须通过印尼中医协会或卫生部指定的相关针灸团体举行的考试。通过考试后,该医师将获得证书,用于向卫生部申请执业准证。执业准证两年内有效,到期后需要提交申请更新准证。对于超过60岁的医师,他们可以免试申请执业准证。但是必须有两名持证医生证明该医师有多年的从医经验。

当印尼雅加达中医协会成立时,印尼中医协会有125名成员,现今在9个省内有超过900名成员。这标志着全印尼中医工作者团结一致,为印尼中医事业的生存和发展

共同奋斗。自20世纪80年代起,印尼中医协会各分会经常开展义诊活动,例如,1987年11月30日《革新之声》(Suara Pembinaan)报道,为迎接国民卫生日,印尼中医协会动员其成员开展义诊活动。中医工作人员意识到:中药和中医服务有利于促进华人与其他族群之间团结友爱、和睦共处。

除了管理和保护成员的权益,印尼中医协会也在国际上开展教育和科学活动。他们也与国内外其他中医组织合作。(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